

沈光兵◎著

行进与幻灭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沈光兵◎著

行进与幻灭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XINGJIN
YU
HUANMI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进与幻灭/沈光兵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5
ISBN 978-7-5650-1331-7

I. ①行… II. ①沈…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2769 号

行进与幻灭

沈光兵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电 话	总 编 室:0551-62903038	印 张	12.25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字 数	160 千字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印 刷	安徽省瑞隆印务有限公司
E-mail	hfutpress@163.com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1331-7

定价:28.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西 边

我们一行在去四顶山的路上，一路沿缓坡前行，途经山间一块凹地时，农家麦苗已是青葱秀拔，麦粒鼓绽。诗人沈光兵说，你们看，春天里山野里的景色是多么美好啊，空气中飘荡着各种花草混合着的清香味。他语速平稳舒缓，但无疑是个性情中人，举手投足间你都能感受到他待友之诚以及内蓄的诗人气质。沈光兵业余时间曾长期从事文学刊物的编辑工作，因为经常接触诗歌，最后竟一发不可收地喜欢上了诗歌。近十年来，光兵先后在各级各类报刊发表诗作五十余首，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的诗艺正不断走向纯熟。

诗集《行进与幻灭》就是沈光兵十年读诗写诗结成的一枚丹果，收录其诗作一百一十三首，诗集分四个专辑，分别定名为“光阴的重量”“青春的记忆”“乡村的怀想”“沉落的夕阳”，其题材广泛，大多取于日常，思想内蕴深刻，主题多元；从技法上看，擅长于传统手法的运用，往往不设门槛，作品气脉贯通，有浓郁的抒情色彩。《站在东武村的农家别墅上》一诗可媲美何其芳的《秋天》，缓缓流淌的涧溪、金色的稻谷、夕阳余晖中的果园、熟落的瓜果、收割机的犁头，还有农家妇女以及思恋中的少女，由此又忆及春天明澈的溪水、老水井，那些旋舞的燕子和妩媚的柳枝……组合成一幅幅静谧的乡村画卷；《初夏的黄昏雨》则颇有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风格，在描写抒情上层叠累进，《春，如杨树般茂盛》，则取义《雨巷》，收放自然……除大量灵活运用铺排手法外，不少诗作能注意巧妙运用对比与连喻，《飞向南岸（外一首）》中，诗人抵达南岸，眼中一轮皓月，但他无法忘记那北岸乡村院落里红熟的柿子。诗在某种意义上，是诗人对生活和生命的思考，是对自己灵魂追问的回答。在《我和燕子正迷在途中》一诗中，他写道：而我和燕子却正迷在途中/燕子和我一样/受伤在南岸的密林里/没有找到通往下一个生命领地的地图/把所有痛苦和幸

001

序

福归属/上帝没有给我们准备悠扬的琴声/使得我们的旅程/心随神定。诗要揭示出人们内心世界极其丰富的情感,表达出人们在世心里涌动的痕迹,牵引着人们走向美好的精神世界。这在沈光兵的诗中也可信手拈来,《轨迹》中,他写道:似有一些感应,穿越/二月里一切生命的讯息/从林间的喧嚣中,再次读出/冷寂和悲凉。但我分明看到/我所需要的气息在林间闪耀/所以,我试着改变/我的轨迹。城市以她的丰盈/和冷寂在凝视着我,逼近/我的灵魂/我虽选择沉默不语/但已豁然开朗。诗应当反映社会生活,要让公众从诗人的诗作中感受到时代带给人们的苦难和幸福,并在内心深处追问着自己的生命和未来。我国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广大农民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打工,乡村里留守着他们的儿女,这种为着追求幸福而不得不舍弃亲情的社会现象,在沈光兵的诗中也有表述。在《那个娃娃的哭喊》一诗中,他写道:一轮朗月静谧地泻在村庄的空房子里/那个娃娃的哭喊是在抗议夜幕的来临/还是在抗议最亲近的人弃她而去,——我又想起那个娃娃的哭喊/我仿佛看到她在月色清冽的夜里/号啕大哭。《在乡间的田陌里》一诗中,他写道:低飞和远去的白鹭被田陌挽留/燕子却迷失在夜幕里找不到落点/不远处山庙里的香火在雾霭中/迷惑和指引着不知所措的人们/我倏地觉出我们都是被某种事物扣押着/并承载它的全部苦难和幸福。卡佛说,无论是在小说还是在诗歌创作中,都需要用普通但精准的语言,并赋予它们广阔而深刻的力量。沈光兵的诗语言普通而简洁,内容却彰显出一种哲性力量。《二月牧歌》委婉表达了诗人执著的追求,路遥也要惜马力。《改变》中,诗人说:“我不再说些什么,变得更加神闲/我知道已经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改变我的气息/那些与你一样栀子花般幽微的气息。”总体来说,其诗作给我强烈的油画印象,金色与玫红交错,唯美色彩异常鲜明。其语言在精雕细琢中闪烁着细腻、婉约的光芒,并在细腻中透着奔放,婉约中透出深沉,显然都早已渗透了沈光兵独特的生命体验,饱蘸着生活的激情,如山间缓坡一般承载了他眼中的无限美景和盈盈满怀的诗意。我确信,当你翻开《行进与幻灭》这部诗集后,肯定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作品。沈光兵诗歌之路虽行之未久,却如四顶山林间的山道渐行渐远,渐行渐深,其作品的诗意趣味日显纯粹。前方道路分岔,一条通向林木深秀的山巅,另一条则直抵湖边的卵石滩,最终,我们还是选择了向湖湾而去的沙石小径,它幽静曲折但却并不遥远。忽而想到世间万法纷纭,分歧难免,但又往往殊途同归。诗道邈远,当然更是

如此，在我们面前就有着许多条林中路。沈光兵认为诗歌应当简约明了，不宜隐晦，且应具备闻一多等人所倡导的节奏韵律之美，这无疑是不少诗歌先贤选择过的道路，相信光兵应该可以坚定地走下去。遥想李唐数百年，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均不乏率性吟咏成句之辈。一个所谓的诗歌大国，关键还是应看芸芸大众心中是否还广泛留存诗意。只要心存一点诗意，即便在世俗间蝇营狗苟，也离道不远。如果能不离诗心地读诗、写诗，甚至以诗之心处事做人，最终也可以将自身写成一首佳作。

暮霞流散，晚潮跃金，层层叠叠似永无穷尽地从时间里涌来。看这云霞变幻湖水动荡殊无常形，也想到诗文也无定法。追思唐人写诗，他们极重意趣，认为意趣生则境界出则法相无穷。其实，诗之意趣从不缺乏，就如这四顶山下的北岸，唐以前就早已是每日里云卷云舒，潮起潮落，我们眼前的几点沙鸥，一片轻帆，或许都是传自古远的佳句吧。

读到诗人沈光兵的一句“我无法用长绳系日把春天留住/就像无法阻止渐渐丛生的白发”，举首窗外，春在乱花深处鸟鸣声中……

2013 年暮春

003

序

浅谈新诗的形式(代前言)

沈光兵

五四以来,中国新诗在百年的历程中,诗的形式问题一直是困扰新诗的老大难问题。自现代派代表诗人戴望舒的诗集《我的记忆》开辟了“散文入诗”的先河,新诗的散文化倾向一直泛滥开来。此前,新月派诗人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长期的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并留给中国诗学以深厚的历史烙印。诚然,并不是说,“散文入诗”不能写出好诗。现代派着重意象和自由的表现也写出了不少的好诗。戴望舒按“情绪的抑扬顿挫”写成的《寻梦者》《乐园鸟》等并不比以语言音节见长的《雨巷》差。当下许多先锋诗人运用散文笔法,重视情绪的婉转起伏,追求形式上的自由化,亲切自然、含蓄蕴藉,也写出很多好诗。如果追溯到《诗经》中,《氓》就是散文入诗的好作品,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也是散文笔法的经典诗作。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出新诗的形式这一问题呢?就是在于新世纪十多年以来的新诗,在艺术方式、美学取向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是“口语”与“叙事”,极大地扩展了新诗的表现域度,对当下生存、生活和生命体验的“扩容”都达到极致,但也因此走向泛化和平面化,难成精致。二是“散文化”以及“跨文体”写作,导致诗歌文体边界越来越模糊。对新诗的散文化过分追求是新诗的形式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原因,还是人为因素。当下我们的许多先锋诗人主张庸常化、口语化,反对使用隐喻、意象等修辞手法,导致诗坛严重散文化倾向。不少诗人习惯于跑野马,对形式建设一概反对,认为妨碍了他们的创作自由。相当多的诗人似乎忘记了周围世界,忘记了世界上的善恶和是非、公理和正义,沉溺于个人,写着极端自恋的诗,咀嚼着一些别人无法破译的语言密码。但是,新诗百年而仍未在中国大地上铸立丰碑,不能不说新诗在诗体上单项发展是一个重要原因。

诗体重建,是当下摆在新诗面前的美学使命。

事实上，新诗只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而已。闻一多以“三美”为核心（诗歌是建筑的美、音乐的美、绘画的美）的现代格律诗理论，对于中国格律体新诗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何其芳说，文学艺术没有什么绝对自由的形式，只有运用得熟练而成为比较自由的形式。有的诗人认为用格律写新诗像是给舞者套上枷锁跳舞一样。就跳舞而言，每一种舞种都是有固定的严格的节拍和韵律的。飞旋的、疯狂的舞步只是舞者运用得非常娴熟罢了。何其芳对于现代格律诗在创作中进行了许多探索，如他的诗《听歌》：“我听见了迷人的歌，/它那样快活，那样年轻，/就像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在歌唱她的不朽的青春；/就像早晨的金色阳光/因为快乐而颤抖在水波上，/春天突然回到了园子里，/花朵都带着露珠开放。”这首诗每节四顿、每节一韵，双行押韵，是何其芳现代格律诗的代表作之一。在新诗一路走来的历程中，许多诗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格律手法写新诗。在《晨报诗镌》时期，新月派提出了“建筑的美”和“音尺”的概念，并进行了认真的尝试。孙大雨对音组做了苦心的试验，他认为商籁体有两个格律成分：押韵格式和每行五个音步。他的《诀别》前四行：

天地	竟然	老朽得这么	不	堪！
我怕	世界	就要	吐出	他最后
一口	气息。	无怪	老天	要破旧，
唉，	白云	收尽了	向来的	灿烂。

一般地说，中国诗歌向来是分句而不是分行的。“改句为行”的“跨行”不仅给诗歌从节奏的动力和气势，而且使新诗有可能容纳西方语言中那种复杂的句法，从而有可能包含复杂的意象，也有利于视觉上的整齐有序，有助于形成建筑的美。形式是一切文学作品永生的原理，只有形式能够保持精神的经营，因此，只有形式能够抵制时间的侵蚀。没有一首自由诗，无论它本身怎样完美，能够和一首同样完美的有规律的诗在我们的心中唤起同样宏伟的观感。

如何重建新诗的诗体，是不是一定要写格律诗？我以为也不尽然。格律诗要求每行顿数有规律和有规律地押韵。格律诗和自由诗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的节奏规律是严格的、整齐的，后者的节奏规律并不严格整齐而比较自由。新诗要从自由诗、从过度散文化脱缰的野马步履中有所收敛，必须在诗行的顿数上、在押韵方面有所要求。我认为，新诗诗行应当有大

体的顿数，应当押大体相同的韵。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与《诗刊》负责人谈话时说，新诗应当大体整齐、精练，押大体相同的韵，不易晦涩难懂。新诗的形式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篇幅过长。篇幅过长，诗行过多，对于读者的审美趣味和耐心都是一个考验。宋代著名词人姜夔在《白石道人诗说》中说：“大凡诗，自有气象、体面、血脉、韵度。气度欲其浑厚，其失也欲；体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贯穿，其失也露；韵度欲其飘逸，其失也轻。”清代诗学家刘大槪在《论文偶记》中说：“文贵简。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诗贵含蓄，贵凝练，不可以直说，不可以铺陈。这也是克服过度散文化的一个支点。西方诗歌的十四行诗，只给了你十四行的空间，所以必须凝练。新诗的形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借鉴民歌等表现手法，但是不能过度。《诗刊》2012年第五期上半月刊刊载了某著名诗人诗作《我是花儿》：“遇了，花儿的眼神约你/熟了，扔句花儿的谜考你/恋了，野野的花儿追你/爱了，会亲嘴的花儿找你/爹了，使性子的花儿粘你/疼了，花儿的小棉袄暖你/想了，花儿的眼神等你/气了，有齿的花儿咬你/恨了，致命的温柔美死你/嫁了，女儿红的花儿给你。”我怎么读，都能读出一些泛诗歌的味儿来，甚至感觉有点像好朋友发过来的调侃的手机信息。新诗的形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难度的写作。当下许多先锋诗人都在追求一种晦涩、难懂，提倡写深度意象的诗。诚然，许多优秀的先锋诗人也的确写出了许多深度意象的好诗。深度意象诗派在当代的代表人物有美国当代著名诗人W. 默温和勃莱等。瑞典诗人托马斯·兰特斯特勒默是当代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师，他从一开始就使用大胆的比喻、自由的节奏和古诗的结构。他的用语比较温和、不强硬，他的风格简单，但节奏性非常强，通过令人意外的诗句和联想来吸引人。他一般描写对日常生活的反响。“他以凝练、简洁的形象，以全新的视角带我们接触现实。”中国的诗歌运用意象手法可以追溯到唐代的李商隐，他的《锦瑟》和《重过圣女祠》等都是运用意象和隐喻手法的好作品。从诗学渊源上追溯，可以追溯到象征诗派在世界范围内的风靡。象征派诗人用新奇而含蓄的艺术手段来暗示情调，形成一种朦胧的特征。象征诗及其诗风因此很早就被称为“朦胧诗”或“朦胧诗风”，它滥觞于19世纪中叶的法国，代表人物是魏尔仑和波特莱尔等，到上世纪20年代演变成世界性的诗学潮流。1925年李金发的诗集《微雨》出版，

是中国象征派诗歌从萌芽走向诞生的标志。象征派诗风由于与时代和民众的精神相脱离，在上世纪40年代初已步履维艰。这里涉及诗歌的读者面问题，就是诗歌不能只是写给诗人看，还应当面向更广泛、更多的民众。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朦胧诗”，应当说写出了许多佳品杰作。但是能够在更广范围流传开来并且在更长时间流传下去，还要算是舒婷的一些作品，如《致橡树》等。显然，这与从诗学派别上分，舒婷还应当算是一位带有意象较浓的传统的诗人有关。还应当提及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年轻人中十分推崇的两位诗人。一位是汪国真，另一位是席慕蓉。应该说，汪国真和席慕蓉的诗简短并浅显易懂，为更广范围的读者所普遍接受。这也是汪诗和席诗能够在当时十分风靡的一个重要原因。诗歌的本质在于抒情，在于抒写高端的生存体悟和在世经验。换句话说：诗歌作为非日记样式的文学创作，必须通过个别的生命情感和生存体验表达普遍和一般。这就要求诗歌进行艺术概括，从而提取经典情感。文学理论和实践一再表明：经典的诗歌创作的过程从来就是一个情感和体验典型化的过程，是以“充分真实”为前提的“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恩格斯语）。这是对优秀诗人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巨大的考验。说了这么多，我想，如果用更简单的说法，诗歌就是用最简洁的语言、最明了的形式和最丰富的情感来表达生活的文学形式。诗歌是属于诗人的，诗歌是属于时代的，诗歌是属于生活的，诗歌是属于人类的。诗歌是荡漾在人们心头永志不忘的精神牵引，诗歌应当为人们传达时代的苦难和欢乐。对于一首诗而言，它的公共空间愈大，它与时代精神的融合就愈完美。

2012年10月18日于合肥

目 录

序	西 边 (001)
浅谈新诗的形式(代前言)	沈光兵 (001)

第一辑 光阴的重量

我和燕子正迷在途中	(003)
那个秋天	(005)
又遇初春	(006)
上海的冬夜	(008)
车前子颂	(009)
行进或幻灭——兼致海子	(010)
总有一个梦魇让我不愿醒来	(011)
闪光的诗魂——致裴多菲	(013)
那些悄然逝去的时光——兼致济慈	(014)
救赎	(015)
一天的光阴	(016)
枯叶	(017)
雪花纷扬在除夕之夜	(018)
脚步	(019)
轨迹	(020)
改变	(021)
受伤的燕子还在寻找落点	(022)
二月牧歌	(024)
抵达	(025)
青春之旅	(026)
见或不见	(027)

褻渎	(028)
东风恶	(029)
清明节偶感	(030)
与汪抒等聚于广场	(031)
致荷尔德林	(033)
西风冽	(034)
透明的心——兼致魏尔仑	(035)
病榻中的春天	(037)
微笑	(038)
寂寥的夜	(039)
致果尔蒙	(040)
致燕子	(041)
我要活得很缓慢	(042)

第二辑 青春的记忆

风从哪里来	(047)
落叶与时光	(049)
今夜月光皎洁	(051)
和九月的风一起飞	(053)
谎言之觞	(055)
她的光焰照耀上苍——兼致华兹华斯	(056)
六月，散乱着的夜	(057)
初夏的黄昏雨	(059)
玫瑰花飘零的五月	(061)
玫红，斑斓在秋夜	(063)
哪怕将倒影留驻在这个夏季	(064)
南岸的那一片芳草地	(065)
你从秋天走来（外一首）	(067)
你的眼神	(069)
你为何沉默不语	(070)
请柬	(072)
秋之归燕	(073)
秋之微雨（之一）	(074)
秋之微雨（之二）	(075)

秋之颜色	(076)
主啊, 请赐我伟大力量 (外一首)	(077)
三月的春风微微地吹来	(079)
倏然地, 会想起 (外一首)	(080)
我被这个春天追赶着	(082)
我病了	(083)
我独自走在月色朦胧的河畔 (外一首)	(084)
我们是否相约	(086)
我们在秋天相遇 (外一首)	(087)
我是你对岸温暖的岩石	(089)
我想不起你的模样	(091)
她穿着玫红色的衣裳	(093)
其实我要的并不多	(095)
五月的想念	(096)

第三辑 乡村的怀想

在乡间的田陌里	(101)
春, 如杨树般茂盛	(103)
花滩, 和春天一起开放——花滩民族村印象	(104)
在早春的晨曦中出发	(106)
夏荷	(107)
王铁印象	(108)
石榴花盛开在独木桥畔	(110)
微风吹过丰岗那静静的池塘	(111)
红枣熟了	(114)
走在牌坊村的田畦上	(116)
梔子花飘香的六月 (外一首)	(118)
夕阳映照在初秋的鲁岗	(120)
油菜花飘香的时节	(122)
石塘桥畔	(124)
相遇在十月的乡村里	(126)
喧嚣的马场	(128)
飞向南岸 (外一首)	(130)
站在东武村农家别墅上	(132)

那个娃娃的哭喊	(134)
---------------	-------

第四辑 沉落的夕阳

给春天的十四行（外一首）	(139)
春光盈满了我的院落	(141)
香巴拉的夜	(142)
隐痛	(143)
写给八月	(145)
微雨（外一首）	(147)
逡巡的雨季	(149)
罗梦湖畔	(150)
秋夜的梧桐雨	(152)
月夜	(153)
月影	(154)
在荷香萤飞的七月里	(155)
这年冬天（外一首）	(156)
这一年的初春	(158)
这一年的雨季（外一首）	(159)
这一年生日的夜晚	(161)
你已走远	(162)
那就是我	(165)
我要从深陷的沼泽中走出	(166)
在芳菲的四月里	(167)
欢迎你，昔日的朋友	(169)
皎洁的月光照在我的身上	(171)
那片芳草地上	(172)
早春	(173)
雪花飞舞的日子	(174)
这一季渐渐沉落的夕阳	(176)
我要奋力追赶这个春天	(178)
我与诗歌的相遇（代后记）	沈光兵 (180)



第一辑 光阴的重量

我和燕子正迷在途中

夏夜如潮的蛙声仿佛有冲破
南岸堤坝的危险，月色透明得
我的心里直发慌。城市里渐高的楼宇
似乎与玫红的夕阳一起在挤掉我们的
空间和身躯。时间一天天连接
和传递我们与死亡的距离

而我和燕子却正迷在途中
燕子和我们一样，受伤在南岸的密林里
没有找到通往下一个生命领地的地图
把所有痛苦和幸福归属。上帝没有
给我们准备悠扬的琴声，使得我们的旅程
心随神定

我和燕子正迷在途中
那倦牛，那老槐树，那些花儿
和我们一样，瓦脊般覆盖在乡村院落里
它们迟早也要变成一颗颗尘埃
被风卷走，即使被大地
深情挽留四十年

我的行囊里多了一些药丸
我已经不得不依赖它祛除